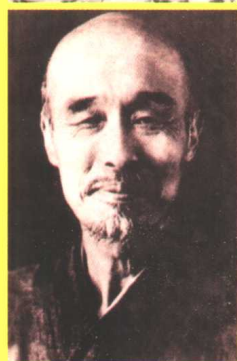


金梅
◎ 著



李叔同影事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李叔同影事



金梅◎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-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李叔同影事 / 金梅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4

ISBN 7-5306-4033-X

I. 李… II. 金… III. 李叔同 (1880 ~ 1942) —
传记 IV. 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1238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875 插页 2 字数 289 千字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6000 册

定价: 22.00 元

前言

弘一法师李叔同，作为我国近代文化的先驱者，在美术、音乐、话剧、文学、书法、篆刻等诸多领域，都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；他入佛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，又向为人们所敬佩。这个湮没了甚久的历史人物，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，得到重新评价之后，成了人们追踪了解的一个热点，说明其人其事，确值得学习借鉴之处。描叙他事迹的传记、年谱、小说和影视剧作品不断出现，且在海内外已经形成了一支人数可观的研究队伍，更有学者提出了建立“弘一学”的倡议与设想，这是非常可喜的状况。但在对这一历史人物的宣传、研究过程中，也存在着一些想当然的或以讹传讹的现象。笔者有感于此，有针对性地撰写了一组相关的文章。这里收录的五十篇，除了个别篇章，

目 录

前言 / 001

李叔同的祖籍问题 / 001

李筱楼不与李鸿章进士“同年” / 006

“意园”和“洋书房”的修建年代 / 010

叔侄之间 / 014

两位老师:赵元礼与唐静岩 / 022

著名教育家严修的关爱 / 028

李叔同与天津著名诗人王守恂 / 034

津门艺友 / 039

李叔同与账房先生徐耀廷 / 050

闲章“南海康君是吾师”之含义 / 056

二十世纪初年沪上文坛的“天涯五友” / 068
李叔同与《〈天涯五友图〉序》之作者病红山人 / 080
李叔同哪能见到任伯年 / 086
李叔同与章士钊的《李蕤香》 / 090
师从蔡元培 / 099
李叔同与实业家穆藕初 / 109
音乐师友沈心工 / 115
“最亲厚”的白民老哥 / 123
东京吟唱 / 132
并非李叔同的诗词 / 137
李叔同与曾孝谷交往始末 / 143
李叔同与乡贤黄二南 / 151
南社中的两个“奇人” / 160
中国裸体写生的首创者 / 167
中国撰写欧洲文学史第一人 / 170
曹聚仁眼中的“李先生” / 174
柳亚子诗中的李叔同 / 181

国学大师马一浮的熏陶与影响 / 190

西泠印社叶为铭的助缘 / 197

“雨夜楼”藏李叔同画作质疑 / 204

佛学家徐蔚如的提示 / 214

金陵吊亡友 / 225

俞氏夫人卒于何年 / 234

参拜印光法师的时间 / 240

弘一法师与佛学家和出版家丁福保 / 251

李石曾、李石岑不是同一个人 / 256

是张宗祥，并非章宗祥 / 263

最早描写李叔同行谊的小说 / 267

弘一法师与大科学家钱学森之父 / 275

弘一法师与史学家陈垣 / 280

弘一法师与文学研究家王伯祥 / 284

弘一法师与吕碧城 / 288

(附录 李叔同与吕碧城之比较)

弘一法师向刘质平写立并交付《遗嘱》的时间 / 300

师生之情 / 308

何以要为晚唐诗人韩偓《香奁集》辨伪 / 314

弘一法师与广洽法师的法缘 / 326

寄信与守戒 / 341

弘一法师的编书思想 / 345

自写讣告之谜 / 352

新发现的李叔同歌曲 / 355

附录

悲欣交集的弘一法师李叔同(略传) / 359

校读后记 / 4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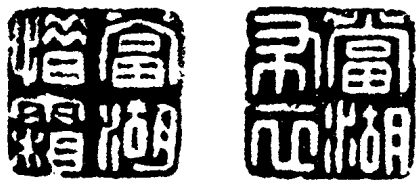
李叔同的祖籍问题

李叔同祖籍浙江省平湖县(现已撤县建市),原是没有疑义的,李本人亦始终秉持此说。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,却又冒出了个“山西”说,将原先明确的问题又悬揣迷惑了起来。采用此说的,主要是陈星先生,见于他在内地和台湾出版的三部李叔同传记。概括起来,陈先生的依据和理由有三点:一是,李叔同侄孙女李孟娟在《弘一法师的俗家》一文中说过:“我听郭氏老姨太太对我们家里的晚辈们讲过,说李家的祖上是由山西迁来的,靠串街卖布为生。……我还听家中的老保姆们讲,说我六七岁时有山西人来天津认宗续谱……”李叔同次子李端则在《家事琐记》中提到,他从小就听老人们说,他们祖上“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,随燕王扫北移民至天津的”。二是,李叔同之父李筱楼,为建立山西会馆捐过钱。三是,1902年,李叔同为寄籍应

考,“抑或许是他有意久居江南”,才在乡试时将籍贯填为浙江省平湖县,以后屡次这样填写,只是一种“将错就错”的行为。类似陈先生这种说法的,还有其他几位李叔同研究者,只是没有形诸文字罢了。

笔者以为,陈先生等学人的这三点依据和理由是难以成立的,依据和理由亦有三点:一是,在上引李孟娟转述的老保姆的闲谈中,原来在“说我六七岁时有山西人来天津认宗续谱”后面,还有这样一句关键性的话,被陈先生略去了:“但我祖父当时没有答应。”这是说,李筱楼的次子、李叔同的二哥李桐冈(文熙),并没有确认李家的祖籍是山西。至于李端将他家的祖籍系统远推到五百多年前的明朝洪武年间(即十四世纪八九十年代。其后为明成祖的朱棣,当时还是就藩于北平的燕王,故有“燕王扫北”一说),说是在几次移民浪潮中,由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徙到天津的这种说法,像如今不少京、津、冀一带的人,往往将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当作其遥远的祖籍之地那样,就更是一种缺乏具体根据的笼统的传说了(明朝初年,确有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,但迁徙到天津的,不一定就都来自“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”)。二是,李筱楼系津门有名的慈善家,号称“李善人”,山西会馆又正建在他家附近,如果他为建馆捐过钱,也只能视作其众多慈善举动中的一项罢了,并不能以此证明他的祖籍就是山西。何况,从山西会馆旧址挖出的十一通沿革碑刻来看,在其所记历次重修的资金人名单中,并无李筱楼的名字。三,更重要的是,李叔同自填籍贯浙江省平湖县,并非如陈星先生等所说始于1902年乡试之时,更不是为

了寄籍应考随意写上的。此前多年,他曾好几次这样写过。1896年,他为刊行《唐静岩司马真迹》亲自题签,并标明“当湖李成蹊署”。浙江省平湖县在上世纪初年,并不是显赫有名之地,李那时也还未去过南方,但他不仅确认其祖籍为平湖,还知道该县之古治为当湖,故又常以当湖代称平湖,这能是偶然的认领郡望吗? 1899年,李到沪的第二年,诗赠名妓雁影女史朱慧百,朱以画扇回赠,并和其原韵,在跋语中则称“漱简先生,当湖名士”(漱简系李叔同的名号之一)。朱慧百称谓李叔同为“当湖名士”,自然是由于李叔同自报郡望的缘故。李别号惜霜,1899年,他以苏体书写己作《山茶花》诗,上钤“江东少年”、“惜霜”、“时年二十”等三方印章。从第一方印章上看,李叔同虽未直接说自己是浙江省平湖县人,但却明确地告诉人们,他是籍隶江东一带人。1900年出版《诗钟汇编初集》时,他内题“当湖惜霜仙史编辑”,序末又标“当湖惜霜仙史识”。由盛宣怀筹资奏办的南洋公学(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),招考的学生均系江浙籍人。1901年春,李叔同改名李广平,并以浙江平湖籍人考入该校为经济特科准备生员的特班。同年,李为金兰之友许幻园著《城南草堂笔记》作跋,文末又署“当湖惜霜仙史李成蹊漱简”。这些都是在1902年以前李叔同自己确认郡望的史迹。由此可见,李在1902年应“各省补行庚子、辛丑恩正并科乡试”时,将籍贯填为浙江省“嘉兴府平湖县”,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说,只是为了寄籍应考之需,更重要的是,他确认那里是他的祖先居住占籍之地。自1902年后,他始终将自己的籍贯写成浙江省平湖县(如1904年作《〈李蕤香〉序》,末尾署的就是“当湖惜



李叔同的两方常用印：“当湖惜霜”、“当湖布衣”。

霜”），也不是如陈星等先生所说，是什么“将错就错”的行为，而是他确信无疑的表现。1915年，他为“乐石社”作社友小传，关于自己，说是“燕人或曰当湖人”。这里的“燕”字，系旧时河北一地（包含今天津和北京）的别称；李叔同说自己是“燕人”，是就其出生地而言，说是“当湖人”，则是就其祖籍而言。直到1938年，他已五十九岁时，在其所持的福建省晋江县颁发的佛教徒身份证上，“籍贯”一栏中填的依然是“浙江”二字。可见他自幼年至暮年，始终确认自己的祖籍是浙江省平湖县。

还可以作为李叔同祖籍“浙江平湖”说证据的，是西泠印社所藏李叔同常用印和收入《李叔同印存》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5月版）中，有几方印章也涉及到了他的祖籍所在地。这些印章的印文是：“当湖惜霜”、“当湖布衣”、“江东后生”、“吴郡子弟”等。前两方印文的含义再明白不过了。其中“当湖布衣”一方的边款刻的是：“息霜夫子先生命刻”。所谓“当湖布衣”，原是李叔同对自己的谦称。如此，这方印章也明确地说明了李叔同祖籍之所在。后面两方印章的印文，虽说得有些笼统，但也表明了李的祖籍地之大致方

位。另外,专门研究平湖方志的陈宰先生,在其所著《李叔同——弘一法师》一文(见其由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9年12月出版的《东山丛谈》一书)中,依据平湖乍浦镇望族李氏后裔的回忆[乍浦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贸易的港口之一,位于杭州湾北岸。清康熙六年(1667),清廷便特准其与日本长崎等地通商],说是李叔同的祖先约于十八世纪后半叶,为了经营盐业,才由乍浦迁往津门的。乍浦李氏后裔的回忆中,关于李叔同母亲的姓名、出生地、家世、嫁与李筱楼的过程讲得尤为详细具体。这些,虽然都是遥远的回忆,或者带有民间传说的性质,但在平湖乍浦镇有关于李叔同先祖的回忆与传说,这本身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该地与李之祖籍的关系。乍浦镇人还在杭州湾的外蒲山上,修建了一座“文涛亭”(李叔同学名文涛),以纪念与缅怀这位与他们有着历史渊源的文化名人。

再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,李叔同的同学、同事、友人、弟子,如黄炎培、袁希濂、夏丐尊、姜丹书、范古农、柳亚子、刘质平等,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,都说李的祖籍是浙江省平湖县。浙江嘉兴人范古农,更说李是他的“同乡人”(清末时,平湖县隶属于嘉兴府,今属嘉兴市)。

按通常的理解,所谓“籍贯”,是指某人出生于某省某县,而“祖籍”,则是指其父辈以上的从出之地。以此共识,从“籍贯”上说,李叔同为天津人,而他的“祖籍”,则为浙江省平湖县。我们这里讨论的,是指他的“祖籍”问题。

李筱楼不与李鸿章 进士“同年”

科举制度中称同科考中的人为“同年”。汉代以同举孝廉，唐代以同举进士，明清两代在乡试、会试中同榜登科者，均以“同年”称之。有徐星平著《弘一大师》、林子青编著《弘一法师年谱》、柯文辉著《旷世凡夫——弘一大师传》等传记作品，称李叔同之父李筱楼与清末重臣李鸿章为会试“同年”。又有为李叔同作传者称：筱楼公去世，由李鸿章“点主”（牌位上首第一字应为“主”字，但先写成一“王”字，由他人加上一点方成“主”字，称之为“点主”。“点主”后，才能将牌位放置棺材之前。“点主”者身份越高，死者及其家属之哀荣就越发显赫），因为他俩是“同年”——同科进士的缘故。这纯属猜测和想当然之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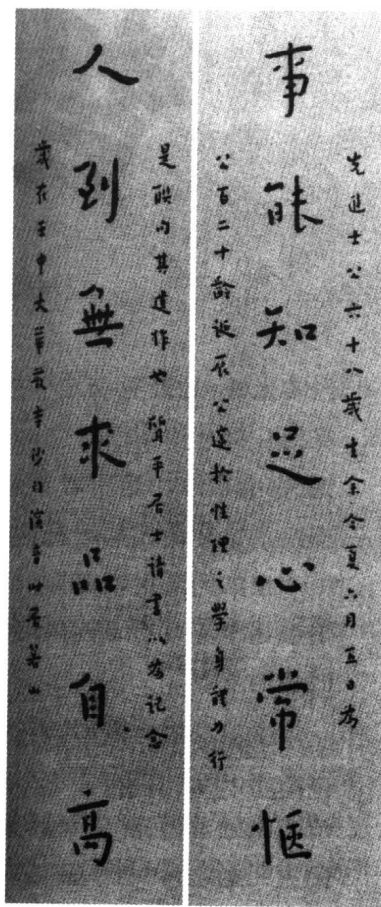
考其生平史料，李鸿章（1823—1901，安徽合肥人）虽比

李筱楼(1813—1884)晚生十年，却早在清道光二十七年(1847)丁未科考中进士，那年他才二十五岁。而筱楼公虽与李鸿章同在道光二十四年(1844)甲辰恩科乡试中考中举人，却直到清同治四年(1865)乙丑科才相继在会试、殿试中考中贡士、进士，时年已五十三岁。而此前一年，李鸿章已授封为一等肃毅伯。

从这一时间表上看，筱楼公怎么会是李鸿章的进士同年呢？说他与晚清文坛著名的桐城派重镇吴汝纶为进士同年，倒是确实的。

筱楼公中举后，曾短期出任吏部主事，并趁机买下大量盐田引地，不几年即辞官经商（盐业和钱庄业），成津门一巨富。1870年，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集外交、军事、经济大权于一身。

直隶总督府设在保定，但李鸿章既身兼北洋大臣，则需



1932年，弘一法师为纪念其父李筱楼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书赠刘质平之联句。

游藝

李叔同

李叔同之题字。

经常来津,处理通商等事务。而此时的李筱楼,既有进士的身份,又是津门巨富之一,无论从其门第还是商业行为上说,都会被李鸿章所看重注视。而在筱楼公,恐也需要交结李鸿章这样的大员吧!这样,二李自会有不少来往了。

在如何对待李筱楼的问题上,还有一层间接的原因,恐怕也是李鸿章所不能忽略的。李筱楼曾是清末另一重臣李鸿藻的下属。

李鸿藻(1820—1897,直隶高阳人),历任工部、兵部、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、协办大学士等职,不只权倾一朝,还是清流派的首领,曾带头弹劾过李鸿章。其子李石曾(后为国民党元老之一)与李筱楼次子桐冈,都是津门另一盐商巨富“鼓楼东姚家”姚学源的女婿。

尽管津门李与高阳李两家第二代形成连襟关系是在筱楼公去世以后,但可以肯定,筱楼公在世时,与李鸿藻的关系亦非一般。便是在他去世之后,李鸿藻也会关注他的后代吧。